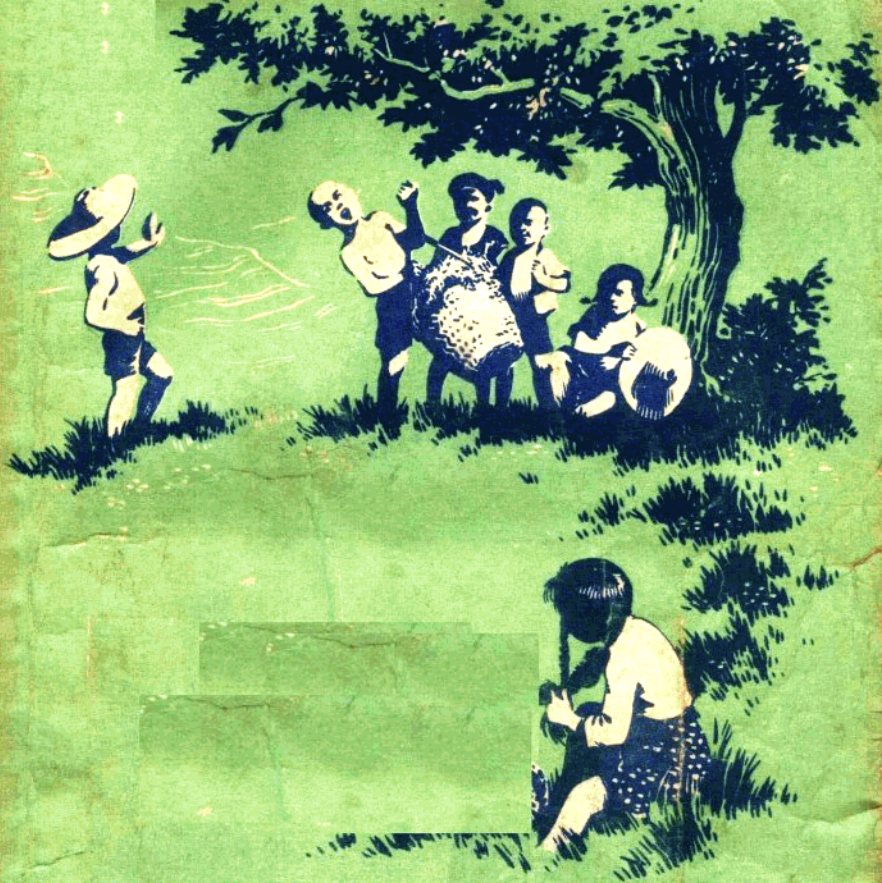




揭祥麟 著

桂花村的孩子们

GUIHUA CUN DE HAIZIMEN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一 擺馬蜂窩的人

七月稻谷遍地黃

天天紅火大太陽

太陽似火我不怕

快把谷子收進倉

桂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共青团支部書記，是一位年輕漂亮的姑娘，名叫曾貞。一天，她得到团区委的通知，要她組織孩子們在秋收当中拣谷穗。恰好桂花小学的林老师也来找她談这件事，两人一商量，决定分地区組織几个拾谷穗小队。靠近桂花院这边的孩子們，就由曾貞去組織。

叫誰来当小队长呢？曾貞的心里立刻想到楊德秀，那是个做事能干，老实本分，象大人一样懂事的女孩子。曾貞記得：去年楊德秀也拣过谷穗，拣到三四十斤，比哪一个孩子都多。曾貞想：“叫这样的人当小队长，恐怕打起灯籠也找不出更好的了。”

曾貞离开合作社办公室，走出桂花院——这院子里有两棵合抱的桂花树，如今綠叶正茂，花还未开，一等花开，便

是滿樹黃金，院里院外，一派醉人的濃香，所以叫做桂花院。院門外，有一個荷花塘，荷葉翠蓋，荷花盛開，那粉嫩的花瓣，映着陽光，越發白得耀眼。塘邊是慈竹林，從竹林里送來陣陣小風，清香撲鼻，叫人感到心曠神怡。曾貞不覺停住腳看荷花，却見塘里蹲着一個短頭髮小姑娘。

這正是楊德秀。她蹲在水邊石梯上洗衣服，汗水把背上的布衫也浸濕了。聽見曾貞呼喚，她笑嘻嘻走上塘岸來，甩着兩手的水。可是一听要她當小隊長，帶領孩子們揀谷穗，她便慌忙拒絕：“別派我，我不干。”

曾貞沒想到她會推辭，看她低着頭，圓臉蛋發紅，笑容不見了，樣子很認真。曾貞就給她講一番道理：谷穗是給合作社揀，也是為國家增加糧食，團區委和小學校都號召小朋友幫合作社做到顆粒還家，如何如何……講完了，問她干不干。

楊德秀低聲地可是清楚地說：“我不干，”臉越發紅了。隨后又補一句，“我去揀，我不當小隊長。”

“為什麼呢？”

“那些男孩子會不聽我的話。”

“你不當誰當呢？”

“王家龍嘛！”楊德秀老老實實說，“他本來是少先隊的小隊長，就叫他領導吧。男孩子們都擁護他的。”

曾貞想起來，王家龍是社長王全勝的兒子，向來聞名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，經常帶領着一群孩子東奔西闖，好象

母鷄率領着一群小鷄。看起來，楊德秀是執意不肯做小隊長了。“那麼，”曾貞說，“你去叫王家龍來吧。”

楊德秀去叫王家龍，很快就轉來了。王家龍不在家，他媽媽說，他到重慶看望姑媽去了，隔兩天才回來。曾貞只得把這件事暫時放下。

隔了兩天，早晨，紅堂堂的太陽剛出山，曾貞背起一個大背篋，手拿鐮刀，上虎頭山割柴草。半途碰見劉大雲——第一生產隊隊長，扛着尖担，也去打柴。於是一同走。田野里迷人的景色，吸引着曾貞的眼睛。成熟了的稻穀，一望金黃，稻林茂密，擠得田埂也沒有了。谷穗沉甸甸地倒垂着，反耀着朝陽，有風吹來，簌簌搖擺，發出撲鼻的稻米香。田邊坡上，高粱和向日葵，紅一簇，綠一行，與稻穀高低對衬，相映成趣。曾貞不禁興奮地說：“劉大雲，今年谷子長得好啊！”

“好是好，只是太密了，恐怕一刮風就會倒，”劉大雲回答。

山林里一陣清脆的鳥叫：“快打快割！快打快割！……”聲音响彻雲霄。

曾貞笑道：“連雀兒也在催我們了。”

兩人談着話，爬上半山，見柴草不多，便打算上山頂去割。劉大雲笑着恐嚇道：“你別上去，山頂有老虎。”

“有獅子我也不怕！”曾貞說，當先往上走。

虎頭山老虎是沒有的，但有小野獸，什麼兔啦，獾啦，豪



猪啦……据说山顶还有一只金钱豹，却只是这么說，并没有人看见。然而胆小的人就因此不敢登上山顶，尤其是小孩子，都只在半山腰打柴，一旦听见山顶的松涛发吼，也会吓得急忙跑走。曾贞走进山顶的松林里，便坐在一棵大松树下歇气。刘大云丢下尖担，揭去草帽，也来坐在旁边。刚刚坐下，猛然听得一阵“轟轟轟”的吼声，象打雷，天空又是红日炎炎；象刮风，树叶儿又纹风不动。曾贞抬头一望，只见对面一棵松树梢头，爬着一个男孩子，举起长竹竿在捅马蜂窝。球形的蜂窝从树颠落下来，跌在曾贞的脚边，爆了；失掉了家的野蜂群，狂怒地嘈闹着，象一团黑云降下来，向曾贞和刘大云袭击。不得了！曾贞慌忙抓起刘大云的草帽来扑打，哪里赶得开？她一面用草帽招架着，一面赶紧逃跑。刘大云去拾尖担和镰刀，慢了一步，蜂群已经扑到头上来了。他手忙脚乱地把曾贞的背篋扣在头上，想用这种特别的大帽子掩护，不料马蜂从背篋的孔隙里钻了进去。他大声喊痛，风一般快地逃出松林。

一直跑下半山腰，他俩才摆脱了危险。曾贞看见刘大云的狼狽样子，不禁放声大笑。刘大云冒火丢掉背篋，捂着火燎般痛的腮帮，狠狠骂道：“那鬼崽子顽得太不成话了！平白无故去捅马蜂窝，肉皮子发痒，真不想活了！”

曾贞匆忙间只见那孩子穿着白汗褂，没有看清楚人，便问：“那孩子是誰？”

“你不認識他是王家龙嗎？”刘大云恼怒得吼道。

曾貞心里老大不快，認為王家龍是故意“惡作劇”，真討厭。

割好柴草，轉回家去，已經是晌午過後。楊德秀跑來告訴曾貞，說王家龍已經回來。曾貞並不高兴，說：“我早曉得了。”但還是很快吃罷飯，親自和楊德秀到王家去。

一幢三開間的土牆草房，孤独地坐落在土崗上，屋後几棵柏樹，屋前土坪里搭着瓜棚，這便是社長王全勝的家。走進堂屋，楊德秀問道：“王伯伯，王家龍呢？”

王家龍的媽媽說：“他昨晚回來了。今天早晨上大山割柴草，剛才回來，不知道又跑到哪里去了——他象野馬一樣，在家里能坐得住么！”

正說哩，社長王全勝從灶房里出來。他是中等身材，濃眉深眼，高鼻梁，大顴骨，臉相異常严厉。孩子們被他看一眼，會吓得倒抽一口冷氣，以為他將要厉聲叱罵；等到聽見他說話，才發覺他藏着个好脾氣，十分和藹可親。“什么事？”他問，目光炯炯地注視着曾貞。

曾貞把來意說明，社長笑了，大聲說：“我贊成！派他一個職務，不然他的精神太好了，成天到處惹事。不過你得把他管嚴些，別由着他的性子去干，那就什麼也干不好。”

忽然大門外瓜棚下走來一個男孩子，頭發水濕，背着背篋，大聲叫道：“你們的王家龍拿刀殺人啦！”

社長一驚，走出堂屋去問：“殺誰？”

“殺我！”

曾貞連忙問：“他在哪里？”

“在小河里。他把我割草的鐮刀搶去了。”

社長哼道：“这小子，又惹事了！”他轉臉對曾貞說，“曾貞，你替我去教訓他一下，我現在要到社辦公室去，研究明天開始收割。”

二 水 戰

这天早晨，王家龍在虎頭山上做了一件滿意的事情——搗掉了馬蜂窩。他並不是無故搗亂。前几天，他曾經上山割草，就在曾貞坐的那棵松樹底下，長伸着兩腿睡覺。有一只又大又長的馬蜂，大概認為他侵入了它們蜂國統轄的勢力範圍，就老實不客氣地螫他一針。他痛得“哎喲”連聲，急忙逃出松樹林來。從這時起，他便決意要搗毀這些畜生盤踞的營寨。今天他如願了。然而萬沒想到曾貞和劉大雲竟走來挨螫，看見蜂群向他倆扑去，已經挽救不及。王家龍象秤砣一般落下地，向草木茂密的地方，彎着腰跑了。他所以要避開他倆，是因為怕受到几句責罵，怪難為情。

回家吃過午飯，他往小河走去。太陽漸漸偏西了，河岸边水竹林的葉子透明發亮，天氣真熱！可是一看見涼風吹起綠水上的漣漪，一身的暑熱頓然消失。王家龍在水竹叢里脫掉衣褲，爬到凸入河中的一塊大石頭上，打算練習跳水。他會游泳，卻不會跳水。這一回到重慶姑媽家去，在文

化宮游泳池看見過別人跳水，那優美的姿勢，那冒險的動作，那緊張的一剎那，叫王家龍羨慕得心癢癢的，恨不得馬上學會。回來以後，他就選定這塊鴨嘴形狀的石头做跳水台。

登上石头，他忽然聽見水聲嘩嘩响，一看，下流頭靠岸邊，有兩個赤條條的孩子在打水仗。一個是劉黑子，一個是熊二，他倆站在水中，互相潑水，戰鬥方酣。熊二人大氣力大，把水潑得又猛又准，打擊得劉黑子眼也睜不開，氣也出不來。劉黑子招架不住，吐着水轉身逃走。熊二還不放鬆，追趕着潑水，水珠飛濺着，劈頭蓋臉打來，劉黑子要告饒了。突然半空中大喝一聲：“哪個敢欺侮我們的人？”

劉黑子仰臉一望，高高的大石上立着王家龍，就象遇到了救星，急叫：“王家龍，快……”又被熊二一掌水打得噎住了氣，他幾乎哭了。王家龍跳下水來，熊二才連忙走開。

王家龍也不去追趕，只管在水里翻滾着，兩手打水，搖頭蹬腿，好不爽快。劉黑子解了圍，但還不罷休，連聲呼喚王家龍：“我給你說，我給你說呀！”王家龍喘呼呼地游近他身邊，他小聲告訴他：“熊二在田邊將我們合作社的谷穗，拿回家去喂雞，我看見的。剛才我問他，他還潑水打我。”

“撈去好多？”

“很多，”劉黑子比了一個很多的手勢。“你看他跑了！”

熊二猜到了劉黑子在嘖咕什麼，也知道王家龍將會採取什麼態度，就知趣地爬上岸去穿衣服。王家龍大聲命令

他：“站住！”他不理。王家龙知道追赶不上，灵机一动，便从水底抓起一把泥沙，照熊二的光背脊打去，高声喊道：“着！”

刘黑子开心得哈哈笑。泥沙象黑膏药似的贴在熊二背上，他大罵着，只得又回水边来洗。一見王家龙赶上岸来，也顧不得洗干净沒有，慌忙去拿他的割草背篋。王家龙奔攏去抓住背篋沿，熊二睜着眼警告說：“王家龙，我没有惹你哇！”

“你惹了的，”王家龙回答，“你偷了我們的谷子，赔来！”

論个子，熊二和王家龙一样大，力气也差不多。但是熊二却想逃开。一来他自知理屈，二来王家龙还有个帮手——刘黑子。他使劲把背篋一拖，王家龙又猛力把背篋一拉，一拖一拉，象拉锯一样，相持不下。熊二冒火极了，抽出镰刀照准王家龙的手砍去。王家龙把手一缩，熊二趁机夺过背篋。王家龙大发脾气，叫一声：“你要拿刀砍嗎？”扑上前去抓住熊二的手，一把夺过镰刀来，回手一刀砍去。幸得刀刃很鈍，熊二又用衣服卷儿隔住，才沒有造成流血事故。熊二吓得拖了背篋就跑，镰刀也不敢要了。

他逃到水竹林上面，高声恐吓道：“我去告訴你爸爸！”

“随便你去告訴誰！”王家龙毫不在乎，“先把镰刀押着，赔谷子来还你！”他把镰刀藏在石縫里，爬上大石，給刘黑子表演跳水。虽然跳水的姿势一点不象，但光从这么高的石头跳下去，已經叫沒有見過世面的刘黑子惊佩得很了。

过了不久，刘黑子說：“熊二来了。”

王家龙抬头一望，哎呀！水竹林后面走来一大一小两个姑娘——大的是曾貞，小的是楊德秀。王家龙有些着慌，赶忙藏到鴨嘴石下，只把臉露出水面，象一个葫蘆；同时命令刘黑子：“別說我在这里！”

曾貞和楊德秀跟着熊二走到河边，見水里只有刘黑子。楊德秀問：“王家龙呢？”

“沒有在这里，”刘黑子神秘地笑。

熊二說：“在这里，剛才都在这里！”

“剛才走了的。”

刘黑子的笑容暴露了他說謊，楊德秀看破了，就正色說：“我們找他有要紧事，曾貞有話給他說。”

“是重要的話嗎？”刘黑子郑重起来。

“很重要的！”

刘黑子掉头向鴨嘴石下瞧，似乎征詢意見。熊二馬上喊：“在石头下的，藏在石头下的！”

王家龙覺得藏不住了，便出来，半身浸在水里，并不上岸，說：“找我說什么？說吧！”

曾貞叫他上岸来，他不肯。熊二叫着要镰刀，王家龙說要先賠谷子，一个在河里，一个在岸边，一递一声吵罵。曾貞生气了，說：“王家龙，你不上来，怎么把事情講得清楚？我們还有別的事給你說呀！”

“我不嘛！”王家龙越发往深水中退去，好象怕曾貞来拖他。

熊二嘲笑道：“他怕了，沒有胆量上来。”

王家龙又气又急，罵道：“儿子才害怕！”

曾貞左說右說，王家龙硬不肯出水。捱了好一陣，曾貞很不耐煩了，認定他是故意調皮，就厉声斥責道：“沒見過象你这样不听道理的人！你就在水里泡一輩子嗎？”

王家龙也冒了火，吵道：“我喜欢泡就泡，你管不着！不听道理又怎样？”

刘黑子跑上岸来。他光着屁股，毫不知羞地站在曾貞面前，向曾貞証明：熊二怎样偷将合作社的谷子，怎样拿镰刀砍王家龙，如此这般，說了一番。曾貞看見他赤条条的，倒不在意，旁边的楊德秀可羞得背过臉去，赶紧走开。

“刘黑子，”王家龙喊道，“把我的衣服拿到石头那边去！衣服在水竹林里。”

刘黑子照办了，王家龙就从水中迅速游到鴨嘴石那边穿衣褲。曾貞这才恍然大悟：他躲在水里，坚持不上来，原来是因为这里有女孩子，沒穿褲子不好看。

等得他穿好衣服走过来，曾貞認出果然是那位捅馬蜂窩的角色。穿的白麻布对襟短袖汗褂儿，藍布短褲，黑紅色的手膀和腿裸露在外面，太阳照得細密的汗毛发亮。湿漉漉的头发粘在額角，粗眉毛下面，一对路微深陷的眼睛，透着精明的神气——样子活象社长王全胜，仿佛一个模子鑄成，只不过規模縮小了。

曾貞严厉教訓了熊二，要他答应再不糟蹋合作社的庄

稼，又劝王家龙把镰刀还他，这一場糾紛才告結束。于是才把組織孩子們拆谷穗的事告訴王家龙。她以为他会不干，得費一番唇舌說服。不料王家龙毫不躊躇，一口就答应下来。

“要得！”他說，“我馬上去叫他們。”

“叫誰？”

“叫孩子們來開會嘛！”

“好，”曾貞高兴了，很喜欢这样說干就干。“去吧！都叫到楊德秀家里去。”

“我也去！”刘黑子大叫道，“王家龙，等一等我！”他慌忙去穿褲子。

楊德秀的家在桂花院对面，当中隔着荷花塘。楊德秀打开堂屋門，和曾貞安排好椅子板凳。不久，孩子們陸續來了，寂靜的堂屋一时变得异常熱鬧。楊德秀一点人数，說：“李芬芬还没有来，去叫她沒有？”

王家龙黑着臉，悻悻地坐到一边去，不答应。楊德秀見他这样怒气冲冲，心里莫名其妙。还是刘黑子說出来：“不要李芬芬！她和王家龙吵了嘴。她說：‘誰愿意給你們拆谷穗，天气这么热！我吃了自己的飯給你做事嗎？’她只想在家里玩，那丫頭辮子！”刘黑子被自己最后一句刁钻的罵人話，引得嘿嘿笑起来。

“我去叫她。”楊德秀一扭身跑出門去。

孩子們說，她和李芬芬是好朋友，会叫来的。果然，不

多一会儿，楊德秀拉着一个女孩子跑进門来。那女孩子梳两条长辮子，蒼白的瓜子臉，大眼睛，薄嘴唇；坐在板凳上，驕傲地把辮子往脑前一甩，抬起眼睛，挑战似的望着王家龙。

三 开 头 工 作

早晨，公鷄还在籠里唱歌，田野里曉霧朦朧。馬路边的楊槐树下，已經聚集了一群孩子了。王家龙立在路边一块石碑上，把手掌象話筒似的罩着嘴，張大喉嚨叫喊：“刘——黑——子！”

对面山谷应起回声，却不見有人来。李芬芬早就不耐煩了，抱怨道：“他一定还在睡懶觉，害得我們这么多人等他！”李芬芬今天穿着一條藍地白花的新布裙，好象要到人家去做客。

楊德秀第三次建議道：“你喊不应的。派一个人到他家去叫吧，他家隔馬路很近。”

“喊得应，我的声音大得很！”王家龙固执地說。于是又象公鷄一般，伸长頸子，拖长声音，朝那綠蔭遮蔽的竹林大叫。楊德秀赶忙捂住耳朵退开。李芬芬皺起眉头，气愤愤地走去靠在楊槐树干上。

昨天开会，只有李芬芬一个人反对选王家龙当小队长，坚持要选楊德秀。倒不是認為楊德秀比王家龙更强，只是

因为小心眼儿——不满意誰，就反对誰。但是服从大多数，王家龙被选上了，結果若不是曾貞提議再选楊德秀做副队长，李芬芬定会使气退出小队。曾貞的心意，是怕以后駕馭不住野馬般的王家龙，加上这个老实听話的楊德秀，也可以把小队带起来。这一来，也正好滿足了李芬芬的心意。

“小队长！”她怒冲冲叫道，“为他一个人我們还要等多久哇？等一陣太阳出大了，我不去拣了！”

王家龙回过身来，瞪着李芬芬喝道：“你不拣就走吧！沒有你我們也干得了的。”

李芬芬正要回嘴，忽然有人欢呼道：“来了，刘黑子来啦！”大家都伸长脖子張望。

楊德秀叫起来：“倒霉的！那是我家德銀来啦。我不要他来，他硬要来，今早晨我是趁他睡着了悄悄出来的——王家龙，你不准他去，难得照管他……你們都別說我在这里啊。”她蹲到李芬芬的裙子后面去。

銀儿喘吁吁地跑攏来。他不过六岁，却戴一頂他爷爷的大草帽，象一株大脚香菌。帽頂里空出一圈，草帽无风自轉，一跑动，他就伸手按住，防备掉下来。他提着一只竹籃，磕絆着两只胖小腿。

王家龙跳下石碑，拦住他問：“哪里去？”

銀儿四下張望，只見高高矮矮、胖胖瘦瘦的少先隊員——有結紅領巾的和沒結紅領巾的，来了这么多。他們戴着寬盤草帽、窄沿草帽、无边草帽……穿着白汗褂儿、花布

衬衫、藍背心……各种装扮都有。銀几問：“我的姐姐呢？”

李芬芬眯着眼笑道：“不在这里。”

小胖子小福好象被人呵痒似的，笑得要命，还不断朝李芬芬背后递眼色。銀几明白了，姐姐藏着的，便要从王家龙的腋下钻过去。

“别忙，”王家龙威严地擋住，說，“你来干什么？”

“我也要去拣谷穗，我会拣。”

“給誰拣？”

“給你們拣。”

“我們是給合作社拣。”

“我也給合作社拣。”

“那么說，你想加入我的小队嗎？”

“想。”

“好吧，”王家龙的口气和緩下来，决定收下这一名“志愿兵”了。“你得完成任务——拣三十斤谷子！知道么？我們每个人起碼得拣三十斤。”

昨天傍晚，王家龙打听到刘开元他們也組織了小队，而且訂了任务，每个人至少拣三斤谷子。“三斤，”当时王家龙輕蔑地哼道，“我們起碼拣三十斤。”于是他就这样規定了任务。

銀几并不明白三十斤到底有好多，却赶紧答应：“要得！”

楊德秀忍不住了，走出來說：“德銀，你完不成这个任务

的!”

“我完得成!”銀儿固执地说,竟走到孩子们的队伍里面去。

楊德秀着实替弟弟担心,她狠狠地白了他一眼,仿佛说:“我不管你,你要充能干,总要吃点苦头!”

李芬芬大不满意,质问道:“哪个规定的要拣三十斤?”

“我!”王家龙回答。

李芬芬变了脸色,吵道:“你一个人就规定啦?连曾贞也没有叫拣这么多!”

“曾贞怎么样?”王家龙两手叉腰,仿佛要把自己举起来,嚷道:“我说拣多少就拣多少!”

李芬芬轻蔑地撇撇嘴,说:“你好了不起哟!当了一个小队长,以为……”

楊德秀怕他俩吵架,连忙劝住:“你们别说啦!……王家龙,三十斤太多,还是减少点。”

“不能少!”王家龙口气很硬,毫无通融余地。“并不是一天就叫你拣这么多,是整个收割期间,直到谷子收完才拣三十斤哩!……我总之要比你们谁都拣得多,我至少要拣五十斤!”他忽然回头问,“你们说说看,拣得到不,三十斤?”

男孩子们齐声回答:“拣得到!”他们非常乐观——三十斤,真是轻而易举,仿佛谷穗在那边摆着,只管去拣就是。小福还附加一句:“去年楊德秀一个人就拣到一大筐,有好几十斤哩。”